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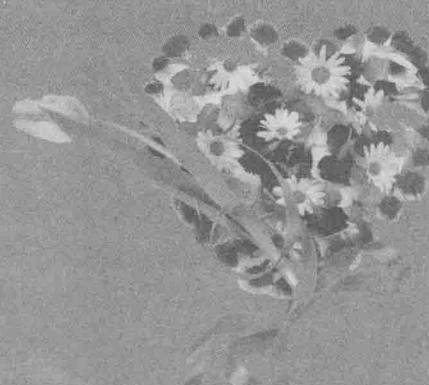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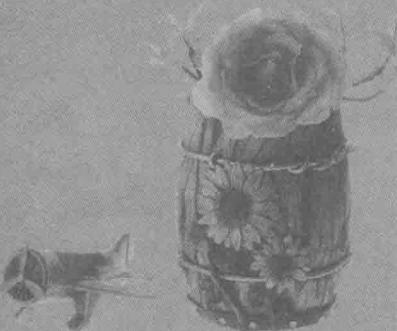
花开的声音	1
成名之累	5
纽扣不是问题	11
长白山传奇(节选)	13
河边的景致	16
家乡鹅毛扇	17
归零	19
蔚蓝的王国	21
穷人的蒲公英	23
思想的瓶颈	24



渔王的儿子	25
放我下来	26
人生奇观	28
爱的手臂	29
自己开门	31
皮莱的镜子	32
巴西总统的第一任老师	34
平常的沈从文	36
脱掉你的外套	41
总有一处让你感动	42
回收你的希望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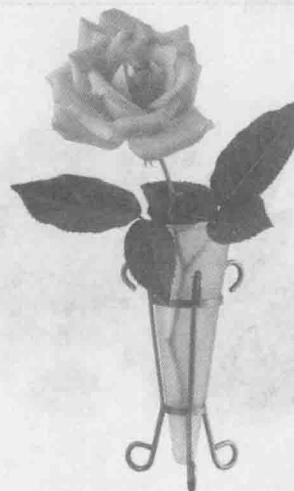
不要错过芳草	46
喀什是梦	47
亲爱的动物兄弟	49
登昭君墓随想	52
走近柏杨	58
东源：记住一个谱师	61
沉默的军号	65
月光下的探访	68
好眼睛	70
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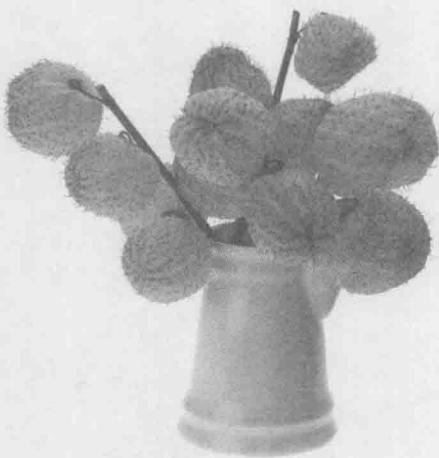
沈从文先生的一把椅子	83
袁崇焕与菜市口	89
狼山“看景”	92
一臂之力的伟大	97
雨中三湾	99
逃逸	102
我怎么能够当你的“爸爸”？	106
秋天的抒情诗	110
永远的风景	112
断翅亦高飞	116
废墟	121
乌镇之恋	127
在通往红其拉甫的古道上	129



仁慈的万物	133
痛苦的蜕变	140
不能原谅的人和事	143
吃茶的心境	146
女人：爱就爱得傻一点	149
致苍凉	153
北国的安逸	157
春雪化时	159
皑如山上雪	164
青花瓷	168
阳光不锈	171



哭嫂	175	爱的行囊	208
做一个快乐的女人	178	寂寞蓝	209
生活的哲学	180	我的风花雪月	211
精神明亮的人	184	我不认识你,但我记得你	217
有种爱好无奈	188	安静,一下午的时光	220
人淡如菊	192	遐想的美丽	222
人生细语	195	娴静书香	225
家在途中	200	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227
慢慢地陪着你走	202	我的伊豆	231
请给我一棵月亮树	206		





花开的声音

命运是不公平的。

自从朵朵出世以后，粟粟就发现了这一人生定理。

粟粟看着朵朵一天天长大起来，漂亮起来，如娇媚的玫瑰花。

朵朵开始走路了，穿着粉格子的连衣裙，步履蹒跚地追随着粟粟。粟粟躲在地环花丛里，朵朵找不到她，站在小路中间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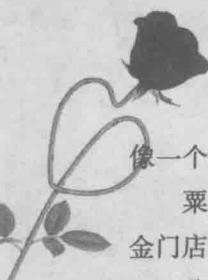
粟粟便会从藏身的地方出来，哄着朵朵，牵着她的手，指给她看细细高高的地环花。明黄色的花朵在花茎上轻轻摇摆，向着太阳的方向，执著地昂起小小的头。朵朵仰起头看着那些花儿，忘记了哭泣。

朵朵上学了，背着书包和粟粟手牵手一同去学校。粟粟感觉很骄傲，因为她开始承担姐姐保护妹妹的责任了。粟粟同时又感觉很尴尬，因为一路走过来时，大家都在夸朵朵漂亮，却从没有人注意她。

粟粟已经四年级了，还没有朵朵长得高。黑黑的瘦瘦的，不大的眼睛，塌塌的鼻子，和朵朵比起来，真的是一个天上仙女一个地下丑妮。

朵朵上初中以后，再不和粟粟呆在一起了。青春期的朵朵悄然地发育着，散发着青苹果般的清香，吸引了众多男生蜜蜂般围在她的身旁。每天上学放学，都会有男孩子骑着车带她。

粟粟只好一个人独自走路。她仍然瘦小，身体似乎忘记了继续生长。她的视力也越来越差，黑黑的脸上挂着副厚厚的眼镜，背着书包的肩膀略驼着，远远看去，



像一个小老头儿。

粟粟的脑子似乎也不是很聪明。她只读到初中毕业，然后就去了父亲的小五金门店打些零工。

朵朵如同阳光下的花朵一样，结苞、绽放，出落成了一个封面女郎似的标准美女。

似乎很美的美女也不必认真读书，朵朵也只读到高中毕业，然后就像蝴蝶一样在不同的公司里飘来飘去，和不同的公司老板们谈相似的恋爱。

—

粟粟越来越难看见朵朵了，朵朵搬出了家里，住进了豪华小区的公寓。每天从商店下班回家，粟粟都会在楼前那丛地环花前停留一会儿。她有点儿想念朵朵，想念曾经和朵朵牵手的那些温暖的童年时光。

地环花儿开得那么旺盛，它们以为整个夏天的温暖阳光都是为它们而照耀。只要有一株地环种子落入土壤之中，它便会在地下默默地延伸它的根须，衍生出第二株第三株，一直连成一片。

粟粟喜欢这种细细高高的黄色花儿，因为它们的执著，因为它们的顽强。

朵朵回来了，将军似的挺着大大的肚子。她牵着粟粟的手站在地环花丛前面，眯着眼，看着阳光穿透纤细的黄色花瓣，然后对粟粟说：“孩子快出世了，来我这里帮我吧。”

粟粟搬进了朵朵的家，有很多房间的宽大明亮的房子里。

粟粟按照精致的食谱为朵朵做饭，粟粟陪朵朵出去散步，粟粟帮助朵朵打扫房间，粟粟也照管朵朵家里的那些盆花。

每当朵朵为那些兰花和茶花浇水的时候，总会禁不住想起家门前的地环花。一阵感叹，同样是花儿，有的要养在盆中精心照料，未必成活；有的却可以以风雨为养料，自然生长。

朵朵的男人叫做风，比她大很多，是很有风度那种成熟男人。他经常很晚才回来，有些晚上根本就不回家。

粟粟看得出朵朵很爱风，和风在一起的时候，朵朵的眼睛里有柔软的幸福在流动。

看上去，风也很喜欢朵朵，他经常轻抚朵朵的肚子，趴在她的肚子旁边轻轻地 说些悄悄话，叫着“儿子，儿子……”，每每此时，朵朵就会拍着风的头吃吃地笑。



朵朵生了个女孩，黑黑的大眼睛，像极了她的妈妈。粟粟很开心，她喜欢那个女婴。从孩子抱到产房开始，每隔10分钟她就会趴在小床边看着，然后摘下眼镜，使劲儿地擦擦，戴上，再仔细看。

朵朵却不那么开心。因为风非常想要男孩子。

风只到医院来看过朵朵一次，就再没了踪影。

朵朵出院以后几乎没有说过话，每天只是睡觉，或者斜靠在床上望着窗外发呆，即便孩子饿得嗷嗷大哭她也不会去看一眼。

粟粟手忙脚乱地为孩子冲好奶粉，把奶嘴塞到她的嘴巴里，小家伙立刻停住了哭闹，发出满意的咂咂声。

粟粟看着孩子微笑。当她转向朵朵，却又皱紧了眉头。

又过了半个月风才回家。朵朵只是漠然地看了一眼风，继续面向窗子发呆。

风扔下一个存折给朵朵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朵朵沉默了一个月之后不再躺在床上发呆。她开始在地上走动，烦躁地来来回走，独自嘟哝着含混不清的话语。

粟粟请来了医生。医生说朵朵是产后抑郁症，开了好多药物给朵朵。可是无论粟粟怎样劝说，朵朵都会把药掷到地上，狠狠地踩碎。

孩子一天天成长着。三个月以后，粟粟开始把孩子抱下楼去晒太阳。小小的女婴在阳光下微笑扭动打着喷嚏，粟粟的心里痒痒的，像树阴下的蚂蚁轻轻爬过。

有一天，当她沉浸在与婴儿共享的喜悦中时，她听到了惊心的一声砰响。

那是朵朵，从十楼坠落，长发散落在鲜红的血迹与粉白的脑浆之中。

四

粟粟带着孩子回家了。她只带走了小女婴，并没有带走风的存折。

她给孩子取名为“阳”。

又一年夏天来了，地环花依然没心没肺地生长起来，抽芽开花。

阳已经开始走路，却还不会说话。粟粟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姨……妈……”阳却只是搂着粟粟的脖子，把嫩嫩的小脸贴在粟粟的脸上轻轻地哼。

阳在黄昏的小路上蹒跚着追随着粟粟。粟粟躲进花丛中。

阳找不粟粟，站在小路中央大哭起来。粟粟正要闪身出来，忽然听见阳在喊着：“妈……妈……”

粟粟的眼里有热热的泪水落下。她仰起脸，透过金色的地环花，看见了耀眼而温暖的阳光。

红红的落日余晖中，她听到了花开的声音，小小的花苞慢慢绽开的同时每一瓣都在细声地叫着：“妈……妈……”



成名之累

我累得根本做不回自己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真的挺享受做“明星”的感觉——在雅典，走到但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人向你竖起大拇指；在奥运村里，不少相识的领导、教练员一见我就乐呵呵地笑，拍着我的肩膀赞道“小伙子，行啊”；队友、朋友都发来短信祝贺；最光荣的，是团部通知我，将在奥运会闭幕式上担任旗手！

我所到之处，真就像电视上看到的大明星一样有签不完的名，合不完的影。光是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就只睡了三个小时，其他时候都在做签名“功课”——整一回程，几千个“刘翔”，写到手酸，写到手抽筋，我也权当练字，补小时候没练书法的缺。那会儿，人虽然累，自己压根儿还没从夺金的兴奋劲中缓过来。载誉归来、荣归故里的感觉真是很棒。所以，一下飞机，看到镜头对准我，我就激动得喊出声来：“祖国万岁！”

此前，我们还在雅典的时候，师傅就提醒过我说，刘翔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的这块金牌，在国内引起轰动的程度，可能大大超出你的想象。听了这话，我当初并没当回事，心里想，已经轰动成这样了，还能怎样？

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2004年9月1日，我走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简直让我应接不暇。那些公共场合，欢迎我的人、争着看我一眼的人和手持照相机或纸笔要求合影签名的人成群成群聚集在一起，叫着我的名字、挥舞着手中的纸笔，按动着相机的快门。他们之间因为拥挤而被迫相互推搡着，却个个锲而不舍。

舍,疯狂的程度把我都快吓傻了。就像是在做梦一样,我这辈子都不曾想到过,我的名字会被这么多人当成英雄和明星一样地呼唤。

我爸爸妈妈当时也来北京接我,我们匆匆和师傅一起回到北京基地吃了一顿午饭。之后,我便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失踪”了。除了接受总局领导的接见、开奥运总结表彰大会,我就被方方面面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从这里“请”到那里,亮相、做采访、录制节目、参观、发言……听说师傅已经帮我挡掉了很多事,可我只恨自己分身乏术。为了保持身体状态,师傅和我还硬挤时间出来,每天穿插一至两个小时的恢复性训练。可训练时的心情也只有自己知道——当你知道你今天又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还要应付数不清的公众活动时,你能心无旁骛、情绪饱满地投入训练吗?我爸爸妈妈住在北京三天,我们见面的时间一共不超过两个小时。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觉得不对劲。有句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此时此刻,我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成名之累”。这里、那里都要我去,这个是相熟的记者,那个是朋友的朋友,时间还安排得撞车,我左右为难,都不去也不行,非得“逼”我做选择。无论对着谁,都要微笑、微笑、再微笑。稍显倦意,人家可能就会觉得你不够礼貌。笑到后来,我的嘴角都快要抽筋了。我觉得自己的笑容已经很程式化、很僵硬,可别人却冠之以“刘式招牌微笑”的美名。

我累得根本做不回自己。稍有不慎,就要被人说“哟,成了奥运冠军了,目中无人、耍大牌”。本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奥运冠军了呢,对此多少还有些不敢相信。然而,这些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繁杂事务让我确信,金牌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起码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样的日子还得继续。

我是纯粹被“架”回家的,双脚根本是离开地面

回到家乡上海,更不得了。

2004年9月3日,飞机降落在虹桥国际机场。接机处休息室外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同机回来的还有姚明,我抬头跟他说了几句话,就引来记者们一阵狂拍。然后,我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姚明瞅见得空,“开溜”得快,我就“惨”了。对着镜头,采访、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无数道闪光灯在我眼前“咔嚓咔嚓”亮起,无数张等着签名的纸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在保安人员的守护下,我总算安全脱离“险境”,一头钻进了事先安排好的车里。

按计划我不能回家,得先去参加普陀区区委、区政府特地为我举行的欢迎会。车从虹桥驶向普陀区方向,刚进普陀区,马路两边就逐渐聚集起不少人。快到区政



府时，马路两边的情景还要吓人——好多、好多人！他们举着“欢迎回家”之类的横幅，睁着好奇的眼睛叫着我的名字，盯着坐在车子后排的我看。人群如果光是学生、居民，这倒也可以理解。最奇怪的是，还有沿马路一家火锅店的店员，穿着制服，一溜站在店门口，拉着横幅上书“某某火锅店，欢迎刘翔回家”，看得我简直哭笑不得。我实在是累坏了，本来想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哪怕就是闭目养神也好。可车上有人提醒我，跟人家打个招呼吧。我这才透过车窗摆出笑容，向聚集在那里的路人招招手。

欢迎会结束后，终于可以回家了。一路上，马路上都是围观的人，车几乎开不动，好不容易到海棠苑小区门口，还没下车我就倒吸一口冷气——天哪！完全堵塞了，满眼都是人。我是被架着下车的，我的前、后、左、右，全都是人。一张张脸，有认识很久的老邻居，更多的是完全陌生的人，他们叫着“刘翔，好样的”、“刘翔，欢迎回家”，争着拉住我，甚至用手碰碰我，比小时候国庆节时在外滩看灯人挤人还要恐怖。我被身后跟着的汹涌的人流推着向前，而前面，却因为有更多的人等在那里而“交通堵塞”，无法前行。叔叔们（邻居、父亲的同事）走在我前面，背对着我，张着手臂像人肉盾牌一样贴身护着；爸爸在一边一路帮忙“开道”，但堵住就是堵住，一动都没有动。那时天下着雨，不知道我身边的谁，替我撑起了伞——一把奇大无比的遮阳伞，通常我只在海滩边的咖啡座上、在马路中央的交警指挥台上才能见到这样的“伞”。

从海棠苑门口到家门口，这点距离拉成一条直线的话，差不多一百一十米。田径场上跑一百一十米，还带跨越障碍栏，我不过用了十三秒都不到。可如今回家，却实足用了三十多分钟。说出来都没人相信——“走”到后来，我是纯粹被“架”回家的，双脚根本是离开地面的！

只有环境改变人，人不可能改变环境

对我来说，一切外界的哄捧我可以完全置之不理，但却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和迅速攀升的期望值。

奥运会后两场我所参加的比较重要的比赛，一场是日本横滨的国际田联全明星赛，我同场战胜了约翰逊，成绩是十三秒三一；另一场是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田径大奖赛，成绩是十三秒四四。有人就很失望，说刘翔退步了。在他们心目中，刘翔似乎理所当然就该不仅战胜约翰逊，而且还要一直跑出十三秒以内的成绩。我只能说，十三秒四四的成绩我对不起观众，但也请大家体谅我。毕竟，我自己知道，奥运会上自己那次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过，是个奇迹，是超水

平发挥。按照我奥运之前的临赛训练水平,也才只有一两次进过十三秒,一般来说,都在十三秒十左右。

师傅在有意无意中已与我聊起过,以后怎么办。我自己并不希望一蹴而就,为了证明些什么,或争一个胜利,不管在不在状态硬是再拼一个十二秒九一来。我觉得这没多大意义,说不定会拉伤,反而得不偿失。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径赛的最佳年龄是在二十五六岁,我还有几年时间成长、发展,进一步提高成绩。师傅同意我的看法。他还跟我打了“预防针”,他说,实际上我原来的整个训练负荷并不是很大,如果要进一步提高成绩、挖掘潜能,以后的训练就更艰苦、程度更深、量也更大。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也打定主意,准备好了勇敢接受挑战。

但光我一个人努力是没用的,我需要一个平静、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此我简直就是渴望。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基本上很难。

我也曾埋怨过,我是真的觉得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人生起伏后,心特别累。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环境改变人,人不可能改变环境。雅典奥运会的金牌让我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只有接受它,同时摆正自己的位置,改变我力所能及改变的事情。比如,我要更好地与教练配合训练,争取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成绩。我要培养自己在这样的压力环境下,还能专心低调训练,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去接近自己心中的目标。比如,对于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意义不大的,能推就推掉。实在推不掉的,我也就抱着快乐的心态、像玩一样地去对待,开开心心地把它们完成。再比如,就算别人再怎么赞我唱歌唱得好、人长得帅、广告拍得有型,我都绝对不会加入娱乐圈。我很清楚,我是个运动员,我的专项是一百一十米栏。我的目标是破世界纪录,想在2006年成为男子一百一十米栏项目历史上首个卫冕冠军。

我不想成为一个商业明星

许多人在出了名之后,都会怀念以前不被打扰的平凡生活,说“宁愿回到过去”。我却不想这么说,不是我看重物质或者虚名,而是我想实事求是地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的确,我也讨厌被无尽地追逐、围堵,我也受不了整天面对一堆话筒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但无论如何,奥运一战成名后,我得到了国家、地方和一些企业给我的不少物质奖励。有了奖金,我就可以实现我一直以来的心愿,给爸爸妈妈买一套房子,让他们住得更宽敞。有了奖金,爷爷年纪大了,看病、装心脏起搏器,也不愁钱不够。医生若是知道他是刘翔的爷爷,说不定还会对爷爷照顾得更周到些。



有了奖金，爸爸妈妈可以不用再省吃俭用，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出国旅游旅游，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所以，我宁愿自己受点累，也不愿意把时光的大钟一下子拨回到过去。我对父母说过，这条路，我是肯定要走下去了，没有回头路可寻。只要你们开心，只要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叫我吃怎样的苦我都愿意。

奥运夺金回来之后，很多人关心我到底拿了多少奖金。有人还帮我算过一笔账。至于广告，更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有人说，奥运回来之后，肯定有人找我拍广告，这样，一份广告合同的价值怎么着也要翻一番；还说我将要成为中国夺金选手中获奖励最多的运动员……还有人甚至预测说，刘翔才二十岁，如果他的运动寿命保持到二十八岁，他的商业价值更难以估量，远远超出千万级。

这些说法都不确切。事实上，确实每天都有数不胜数的商家来找我做广告，做形象代言，我一概不理。这些事务，一概都交由我师傅孙海平来处理，我只关心我的训练。有时候，我还会劝他：“师傅，你心肠要硬一点，只要能推掉的，一概全部推掉！”而师傅这时候也会苦着脸向我诉苦：“刘翔啊，你以为这很容易吗？你不要看你现在好像一天一个活动，连轴转，其实是每天大概要有二十个活动打电话到我这里来，我厚着脸皮推掉十九个，还有一个实在推不掉了，只能委屈你了。”

我和师傅商量过，答应代言一个广告，最多出一天的拍摄时间，并出席两个活动，多一个也不行。即便如此，都要花掉两天的宝贵时间。或许你们不知道这两天有多宝贵，但我知道，一旦两天没有训练，整个状态都会不一样。

很多人现在都猜测我的广告身价达到了千万级，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谈。事实上，我也并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因为这不是我应该重点关心的事。我只是想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商界明星，我是一名运动员，一名要在四年后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运动员。确实，我会接拍一些广告，但有些广告能做，有些广告我不会做。在接拍广告方面，我已和师傅孙海平有了一个默契：首先考虑民族品牌，弘扬民族精神；其次是考虑比较适合我形象的，比较正规的大型明星企业；第三，一些国家规定禁止的广告，或者违背我个人做人原则的广告，一律不接。

虽然商业邀请越来越多，但我和我爸爸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一致：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也谨慎选择。有时间，我宁愿多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好好训练，好好比赛。



我还是刘翔，原来的那个刘翔

雅典回来之后，生活确实变了很多。我住的寝室楼外，挂起了“向刘翔学习”的

巨型横幅。学院领导当初曾提出要给我配一个单间，但被我婉拒了，因为我不想搞特殊化，我还是喜欢和陈亮同住一个双人间，我还是会每天训练前和队友一样排队报到，我还是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每天的训练。

我还是刘翔，原来的那个刘翔，我不希望让已发生改变的环境来影响自己，改变自己。

在训练方面，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该怎么练，就怎么练。这次去了一次美国耐克总部，并不是像有些媒体说的那样，是去参加耐克训练营。我是耐克的签约运动员，耐克总部邀我前去美国为我定制“刘翔鞋”。尽管美国的田径水平很高，训练方法很先进，但我和师傅去之前就谈好，停留绝对不超过一个星期，而且纯粹只算是一次“商务旅行”。如果有外国记者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还是会大声用中文告诉他，我的成绩就是由一个中国教练员、在中国、用中国式的训练手段和方法调教出来的，与到国外训练、“留学”根本不沾边。

美国回来之后，我就要开始一年之中最重要、最艰苦的冬训。澎湃激荡的2004年是一次性的，过去了就没了，但我可不想只做个“一次性冠军”。



纽扣不是问题

谭雄国喝完同事的结婚酒时，天已经黑了，就挤上了经常人满满的二路公共汽车回家去。他刚站稳，低头一看，发现西装的第二颗纽扣不见了。明天有一个重要活动要参加，而他能够见得了客的就只有这一套在上海买的西装，他很懊恼，立即下车去配纽扣。

他先来到了附近的东风商店，指着西装上第一颗纽扣问营业员：“请问有没有这种纽扣？我掉了一颗，得补上。”营业员看了看，说：“应该有吧。”说完她就弯下腰，眼光从一盒一盒纽扣扫过去，她先后拿出了几种，谭雄国一对照，不是形状不同，就是颜色不对。接下来他去了西雨百货楼，营业员很忙，要他自己看，他只好把头埋在玻璃柜上，眼睛都贴在玻璃上了，一样一样反复看，最后也没找到能够配套的纽扣。

这时老婆来电话催问他怎么还不回家，他一句我手头有事正忙着呢，就匆匆将电话挂了。在西雨商店门口，他认真地想了又想，觉得南阳商业楼比较大，去那里绝对能找到这种纽扣。他等了好久，都不见公共汽车过来，只好打的赶到那里，可那里的纽扣品种尽管比较齐全，却仍没发现能完全配得上的。他站在柜台前不停地嘟囔，想不到配一颗纽扣竟这么麻烦，这可怎么办啊。营业员见他急成了这样，就给他指点道：“我建议你去北光大厦，那里的纽扣品种尽管没我们这里全，但进货渠道和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进的是广东货，他们都是从浙江进货，说不定那里有你需要的这种纽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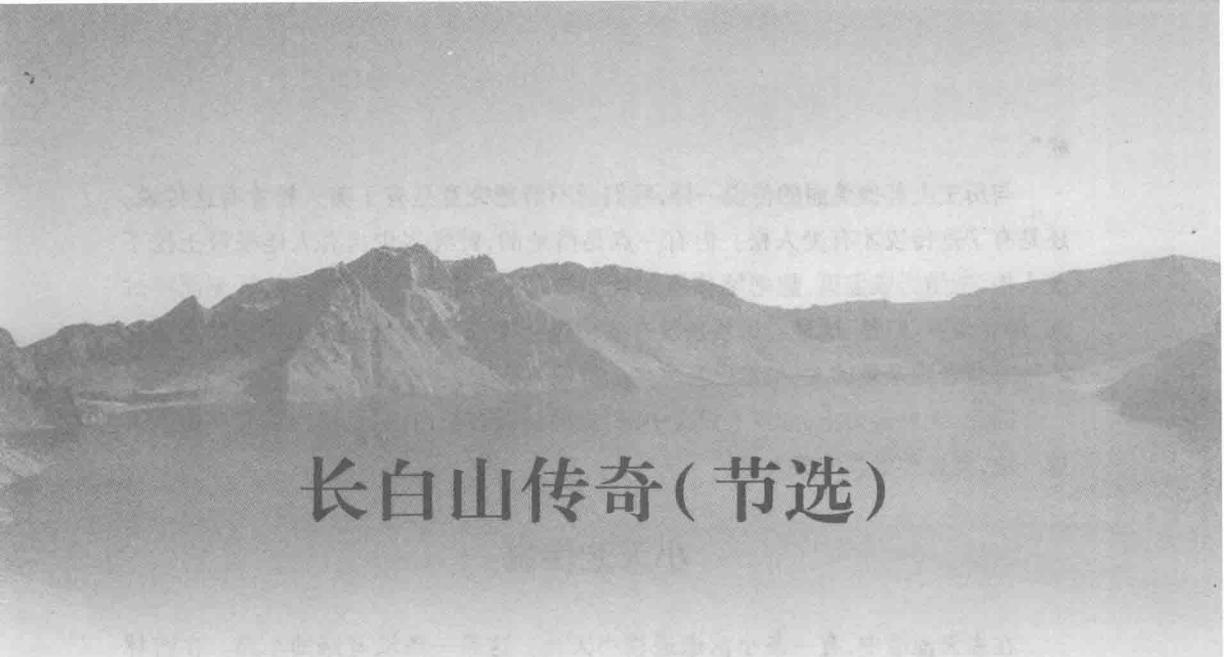
谭雄国谢过营业员后，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已是八点半了，北光大厦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而它又在城市的另一头，坐公共汽车绝对来不及了，他只好又打的往那里赶。十五分钟后，他在大厦门前跳下车，跑上了二楼，气喘吁吁地对

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营业员说：“这种纽扣，你们这里应该有吧？”营业员停下手来，瞅了瞅他衣上的纽扣，然后走过去拿出一种纽扣，放到一起一对照，摇头说：“这种都对不上，那我们这里没有了。我们这里要下班了，你去别的地方找吧。”谭雄国好着急的，央求说：“耽搁你一下，麻烦你再看看好不好？”营业员有点儿不耐烦，说：“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我说没有你要的就没有你要的。”谭雄国一下火了，说：“你态度怎么这么恶劣，难道忘了顾客是上帝吗？”营业员也不客气了，说：“我已经回答你了，没有就是没有，再找一百遍也是没有，你不满意我的服务态度，就去经理那里告状呀！”

不等谭雄国去找经理，经理自己过来了。他正在前面柜台巡查，听到这边发生了争吵，就跑过来了。一问是这么回事后，他忙对谭雄国说：“她是我们这里的服明星呢，不信我跟你打个赌，如果你找到了你需要的这种纽扣，我给你一千元。”谭雄国很不好意思了，正要向营业员道歉，手机又响了，他一接又是老婆打来的，老婆逼问他是不是又坐到麻将桌上了，怎么这么久都还没到家里，他没好气地吼道：“我的西装纽扣掉了一颗，找了整个城市的商店都还没有找到同样的，我都快急死了，你就别烦我了好不好？”

老婆在那头笑了，说：“一颗纽扣就把你弄成了这样，亏你还是男子汉呢。你为什么非找一颗同样的来配呢，全部换成另外一种不就得了吗。人啊，不要死钻牛角尖，那是钻不出来的，得学会转弯，一转弯就畅通无阻了。”老婆的话让他豁然开朗，他说了声“惭愧”后，就将电话挂了，然后对营业员说：“刚才我态度不好，向你表示道歉。现在请你按照扣眼的大小，给我另外选一种。”营业员一下端出了好几种，说：“这些都扣得了，先生你喜欢什么就自己选吧。”谭雄国发现这几种纽扣都是那样的漂亮，每一种都跟衣服配得起来，因此他不用选，闭着眼睛在一个盒里抓了三颗，付了钱便吹着口哨走了。





长白山传奇(节选)

长白山的美，是原始的粗犷的，又是秀丽的隽永的，而且，是迷人的神奇的……

美人松

车到长白山脚下，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美人松。

我游过黄山。黄山是松的山，松的海。除了名传天下的迎客松、送客松之外，还有无数千姿百态，难以名状的奇松怪松。游过黄山可谓阅尽了松树的家谱。而在这里，我却意外地发现了松树家族里一位不大为人所知的娇女。

美人松的树干挺拔，扶摇直上青天，凌空展开她的绿臂，远眺像个美丽的姑娘。她的细长挺拔似姑娘苗条的体态；她的斑白树纹似姑娘白皙的肌肤；她婀娜多姿的青枝绿叶，像姑娘绿色的头巾。呵，美人松，你没有自己家族固有的男性的苍劲、古朴的严肃，你却有自己独特的女性的青春、秀丽和活泼。

把一株松树比作美丽的姑娘，并不是我的艺术创造，而是我们民族善良的天性和丰富的想象力的结晶。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长白山天池的水灌溉着万顷良田。突然有一天，一条恶龙霸占了天池，堵塞了出水口。一时间，河道干涸，良田荒芜。人们慑于恶龙的淫威，敢怒不敢言。有一位勇敢的木匠挺身而出，带上斧头跳下天池，与恶龙搏斗。他嘱咐妻子抱着水缸在山上伺候。他与恶龙斗几十回合，便上来喝一缸水。这样搏斗了三天三夜，天池里的水染红了。最后，恶龙的脑袋被砍下来，但是，勇敢的木匠却再也没有上来。他年轻的妻子一直在山头上守候着、等待着，春去冬来，风霜雷电，这位美丽的女子变成了一棵亭亭玉立的松树，与天池生死相伴。人们称她“美人



松”。

与历史上其他美丽的传说一样,我们说不清楚究竟是有了美人松才有这传说,还是有了这传说才有美人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曾经多少次有人连根带土挖了美人松,把她当成宝贝,想把她移植到豪华的庭院或者现代化的苗圃,甚至漂洋过海,侨居他乡,但是,这种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据说,因为这位美丽的姑娘还在痴心地等待着她亲爱的人,虽然已经多少个世纪过去了。

因此,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中国,全国就只有长白山,长白山就只有山脚下这一块,有这种珍贵的美人松。

小天池传说

在去天池途中,有一条小岔道通往小天池。这是一条没有路的小路。在密林深处,有一个小小的火山口,方圆不足一里。湖面碧蓝,映着山峰林海的倒影,湖光反照,又使山峰林海染上一层透明的色彩。

这里的幽静,使人觉得大自然仿佛屏住了呼吸;这里的深邃,又使人感到深不可测的神秘。

如果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这个普通的小湖泊不会具有那种神秘的魅力,也不会成为朝拜的圣地。

相传多少年前,小天池叫布尔湖,有三位美丽的仙女经常到这里沐浴,她们叫恩古伦、正古伦和佛库伦。有一天,飞来一只神

鹊,衔着一颗红果,它把红果放在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佛库伦洗毕穿衣,发现这颗红果,无意中吞了下去。想不到怀孕了,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面貌奇特,生而能言语。待他成人,仙女告诉他姓爱新觉罗,给他一只小船,便凌空离去。爱新觉罗乘船顺流而下,在一个地方登岸。那里正在内乱,三姓争夺王位。爱新觉罗便说:“你们不用争,我是天女所生,奉命来平定你们的内乱。”他们发现来人相貌奇特,认定为天生圣人,便迎归家里,推为国王。这便是爱新觉罗氏的祖先。

听罢传说,你再留意这四周景色,你会发现湖面对岸巨大的山石上,依稀可辨五个大字:“天女浴躬处”。

据传这是满清后裔为了纪念祖先的生龙之地,而立下的巨石碑刻。

现在,小天池已经荒芜了,但你切不可轻视这小小池水。清朝历代王侯每年都

